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秦聯登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四

設官部五十四 郡佐總載 郡丞 長史附 司馬附 通守附 增同知附 增通判 簽判 判官附 增推官 郡尉

郡佐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武職 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曹 蔡質漢儀曰河南府掾出考與從事同 後漢書曰蝗蟲不入中牟河南尹疑不實使仁恕掾往廉之是也

晉宋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

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三百一十人為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録事參軍功户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年詒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十二年諸司州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賛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户兵法士等書佐各以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佐　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别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都

督府有左右司馬二員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録事參軍京府謂之司隷參軍置二人餘並為録事參軍大州上都督府亦二人餘州府一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景龍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置參軍一員位在司戶下諸府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置馬因廢置不恒故不列在府為曹在州為司府曰倉曹功曹州曰司功司倉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自司功以下通謂之判司參軍事各有差京府參軍事有六員餘府州或四或五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

增宋史曰宋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制諸州通判令刑部

郎中賈玭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僉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馬其廣南小州有試秩通判兼知州者南渡後知州通判有兩員處減一員凡軍監之小者不置又詔更不添差其後或以廢事請或以控扼去處請五年以後旋添置之除潭廣洪州鎮江建康成都府見係兩員外凡帥府通判並以兩員為額餘置一員　其幕職官有簽書判官廳公事兩使防

團軍事推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凡員數多寡視郡大小及職務之煩簡政和初改簽書判官廳公事為司録建炎初復舊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為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亦有并判官窠闕省罷則令録參兼管凡要郡簽判及推官皆堂除餘吏部使闕二廣間許監司辟差紹熙元年臣僚言廣西奏擬簽判多恩科癃老乞行轉運

司不許差年六十以上昏眊之人　諸曹有録事參軍戸曹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中興詔曹掾官依舊惟司理司法並注經任及試中刑法人乾道以來間以司戸兼司法知録亦或兼職六年汪大猷言司戸初官令專主倉庫知録以司理例以獄事為重不兼他職從之仍依知縣格法銓量如有老疾昏眊難任事者即於本州知通於判司簿尉内選經一考以上無罪犯曉法人對換紹熙元年詔不曾銓試人不許注授司法　遼史

曰遼知黄龍府有同知有判官某州刺史有同知州事有録事參軍世宗天禄五年詔州録事參軍委政事省差注　續文獻通考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者尹一員同知一員少尹一員府判一員掌紀綱衆務分判吏户禮案事專管通檢推排簿籍推官一員掌同府判兵刑工案事知法一員　諸府節鎮録事司一員判官一員掌同警廵院　元上路置同知治中判官各一人下路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至元二十三年又置推

官二人專治刑獄下路一人經歷知事或一人或二人照磨兼承發架閣一人又散府同知判官推官知事提控案牘各一人　置録事司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戸民之事中統二年照驗民戸定二千戸以上設録事司候判官各一人二千戸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達嚕噶齊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之事

明府屬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因事添設同知推官或二人通判至五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

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郡丞一 長史 司馬 通守 同知附

原杜氏通典曰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後漢趙溫字子柔為京兆丞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郡丞唯丹陽丞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令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為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自隋為

郡府之官去從事史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送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唐永徽二年改為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明皇由潞州別駕入定内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　長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罷邉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　其後長史遂為

軍府官至隋為郡官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已　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為軍府之官理軍事 晉謝奕字無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在温座岸幘嘯詠如常温曰我方外司馬也 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馬治中舊州職也 舊謂隋以前 州廢遂為郡官 說在州佐後治中篇 開皇三年改治中為司馬 隋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理為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

社稷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乎遷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并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為郡丞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長安九年洛雍并荆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極元年又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　通守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内史唐無所職與長史同　增遼金元制見總載　續文獻通考曰同知職清軍匠或兼廵捕

郡丞二

原掌署文書　典知倉獄　續漢書百官志云每屬國署丞各一人掌署文書典知倉獄

黃綬大冠　漢官儀云四百石丞尉皆黃綬大冠　秩六百石　又云大府秩二千石有丞一人邊郡稱長史皆六百石注云長史眾史之長

黃霸當法　漢書云黃霸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

任以郡職　謝承後漢書云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桓譚出補　東觀漢記云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領太守事　吳志云孫權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

徐平威重　又云徐平威重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賊請平為

丞

張暢佐蕃 北堂書鈔云陸機表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當除為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勵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惟暢淩遲末齒而佐下蕃遂蹈碎獨於暢名實損愚以為宜解舉試以近縣詔暢既為是人所稱便差代之

增傾産募士 唐書云李襲志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已私産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賊或說曰公臨郡久人心悅向今四海分裂宜遂據嶺表豈遽不若尉陀乎襲志終不肯逆節後歸唐

舉政尤異 又云張允濟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統太守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盡吏食槐葉藳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

不置刺史 合璧事類云孔昌寓字廣成貞觀中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為不置刺史為政三年璽書褒美

薦宰相材 唐書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

老宰相材也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

見刺史禮 又曰中宗時孔若思出為衛州刺史故事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鷙故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已上通判

小兒來迎 又云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後為道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未生而吾去邑非有恩舊何為來也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梁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而去

服忠思孝 山堂肆考曰唐南承嗣霽雲子也歷施涪二州為別駕柳宗元稱其服忠思孝無替負荷見睢陽廟碑

賜緋魚 事文類聚唐德宗命盧峴為渭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

禱媼龍 唐書云敬宗立李逢吉譖李紳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歷康封

間湍瀨險澀惟乘漲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

皆為司馬　合璧事類云裴懷古杜如晦張柬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瓌魏元忠張嘉貞並為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紘白居易柳子厚皆為司馬

署府清簡　元史云元世祖時趙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

渡海毀祠　獻徵録云彭鏡初景泰間遷大理同知所隸多土官舊俗諂見有儀蔭襲有饋鏡初一切峻郤之滇民尚鬼鏡初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著靈異鏡初奉上臺令竟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屋從者膽落獨無所怖已而風止水靜卒毀而還

解散礦賊　又云天順間蔡蒙為溫州府同知時閩括流寇聚劫泰順山中據礦為亂殺傷徧野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賊會大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議募民壯補伍擣賊巢穴蒙請

曰賊皆平民諭以禍福當免而戮矣毅然請行即深入賊窟反復諭之賊感悟推其魁詣𫎇曰民等愚惑冒干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為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

考察僚屬 又云癸巳浙西饑上意有司不職命工部侍郎及其都御史繼往綏撫兼覈屬吏臧否𫎇聞命預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貸二使至大奬異遂委𫎇以考察府吏以至屬邑官吏於是注𫎇績為通省最薦之朝

耆老移問 又云成化間施奎調南安同知刑威不用專尚德化不踰年人吏洽和九載秩滿赴銓曹力匄歸老去任數年之後所屬耆老年八十以上數百人連名狀上府縣移文浙籍問其起居稱其持身廉謹涖政公勤革弊除奸愛民如子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民心如此

郡丞三

增詩明郭奎寄劉彦基同知詩曰南浦登樓一曲歌江花潭影照青娥謝安不與人同樂天下蒼生奈若何

九月征人未授衣年年書到故園稀無情恨殺湘東雁不帶平安一字飛　楊基寄諸葛同知彦飛詩曰白髪慵梳步屧遲老于田野最相宜每當酒熟花開日正值身閒客到時雪屋夜燈因婦織月波秋舫為僧移而今此樂同誰說只有鄰人馬遠知

增制唐蘇頲授艾敬直仙州長史制曰敕朝議郎守豫

州司上柱國史敬直恪勤官次精練文法往持憲簡共憚清嚴頊擁使車旌别淑慝好龍遺迹乘凫舊壤俾州閭之創建佇邦國之誠謡可守仙州長史散官勲並如故　又授温慎微揚州司馬制曰門下某官門遺清白家傳詩禮外鳴謙而益光中造理而能容書工懸帳賦掩馳輪閑達彰其起草仁明最於分竹乃睠維揚之藩是稱重江之奥端寮所擇僉議攸歸可守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散官勲如故

增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自武徳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任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

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逸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
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
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
矣茍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
增書唐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曰君侯極天分構振
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瑶臺
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臯獨唳望
鴻漸而飜雲丹穴高鳴對鵷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

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卧理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胷懷逸氣遒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煙霞之涯涘莫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辨羣籟於莊軒懸匏自記賔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披元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巳哉借如僕者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眾草月之期露草滋山寸徑有捎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

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皇皇數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飈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絶海委名厲已蛟鐔申獨斷之能偶迹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

通判一 增簽判附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通判職掌倅貳郡政與長史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

臣通簽書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
聞 又曰按藝祖之設通判本欲懲五季藩鎮專擅之
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
有出於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崇卑論也與後來之汎
汎稱半刺者不侔矣 宋史曰元祐元年詔知州以帥
臣其將下公事不許通判同管元符元年詔通判慕職
官令日赴長官廳議事及都聽簽書文檄 南渡設官
如舊入則貳政出則按縣有軍旅之事則專任錢糧之

責經制總制錢額與本部協力拘催以入於戶部　容
齋隨筆曰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邊有
事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
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又羅延吉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
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
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
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
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

至守洛都表為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皆非貶降也　彚苑詳注曰簽判宋有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皆以選人充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蓋太宗以諸州戎幕缺官選朝士補之俾分理事且試其才此簽判所由始也蓋選人則為判官京官則為簽判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通判職管糧緝盜治農脩河牧馬之政

通判二　僉判　判官　倅

增倅車　監郡山堂肆考云胡文恭行張士燮制分乘倅車按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別為長史司馬乃太守之副也　翰苑新書云歸田録國朝始制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常與諸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所制有錢昆少卿家世杭人也嗜蟹常求補外郡人問欲何州曰有蟹無通判處可矣蘇軾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上佐　端僚山堂肆考云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唐大歷十二年制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擅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宋周必大吉州通判辟記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及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治中曰長史曰司馬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　事文類聚云劉豐制曰宜膺受服之寵復踐端寮之列　給印紙　郤例金宋史曰卞袞通判宣州淳化間上命采庶僚中廉幹者給御書印紙課最仍賜實俸以旌異之袞與焉

獻徵録云明彭簪字世望倅常州為政務大體不事表暴攝篆宜興郤例供百金或以為病後來者簪曰後令賢必不予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為不賢者地乎

不税農具　未學造簪

山堂肆考云言行録呂夷簡通判濱州人稱其才王旦嘗謂王曾曰此人異日與公對秉鈞軸曾曰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税農具數事後卒與曾並相按夷簡嘗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國家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也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算

獻徵録云嘉靖間朱光霽為重慶府通判謡頌滿道聲望大起有僉事發銀買簪時光霽視府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嘗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慙而寢

繕治保障　變通社倉

宋史曰李肅之字公儀宰相迪弟子也通判澶州時北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圯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為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疆令保障若是且柰何遂鳩工構城

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制一新驚賞嗟異又云黄震出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横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震為别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

未嘗屈撓　務為裁損

山堂肆考曰宋黄濟通判鎮州其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屈撓　事文類聚云蔡齊通判兖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齊務為裁損濟之以寛獄訟為之不冤

械送偵卒　解散亂民

宋史曰王嗣宗通判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猥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横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　金史云金張奕以應補官仕齊為歸

德府通判齊國廢齊民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遂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阸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畧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拉必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

築室儋耳　題版西寨　宋史云紹聖初蘇軾貶惠州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為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　獻徵録云弘治間譚讓改衢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桃源賊出没開化境讓嚴部曲警烽燧招拔壯士禦賊未幾以檄往禦壞嶺西寨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築賊見之不復攻而去

餞李廸　祭趙鼎　宋史曰范諷通判鄆州時知州李廸貶衢州副使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輙留廸數日為治裝祖行　又曰汪應辰謫判袁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

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崇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護行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秦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捜行槖求尺文不可得事乃寢

移牀樹下　投金水中　山堂肆考曰冀州刺史裴徽召管輅相見清論終日不覺其疲天時大熱移牀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別駕　獻徵錄云明譚讓為南昌通判職綱稅糧一切謝賄賂寢包代賀表京師舟將發投金甚衆悉命吏投水中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知讓有異政云

台輔量　宰相器　山堂肆考曰趙昌言喜推奬後進時李沆通判澶州昌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　又云富弼從王曾辟通判鄆州時趙元昊反弼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有宰相之器遂召還

裁決如神　清談竟暮　宋史曰王十朋擢對策第一授紹興府簽判既至咸

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 又云余汝尚字退翁擢進士第熙寧初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惟汝尚來輙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

英儒 事文類聚云管寧辭云州民管寧誕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

展驥足 合璧事類云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

贈刀 太平御覽云晉中興書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

酌杯水以餞 合璧事類云隋書趙軌為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最優徵入朝父老揮涕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焉

判佐 彙苑詳註云唐書狄仁傑授下

州判佐

悉補別駕

唐書云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淆并韋處厚為相乃奏罷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嵩山石室

宋史曰王逢四世祖居巖仕唐為驍騎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或云有道人王居巖處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捕鱷魚

又曰宋太宗朝陳堯佐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脩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挐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此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烹之人皆驚異

留珮

山堂肆考云宋通判鄭渙代去郡人攀留渙留珮以為別

不愛點金

宋史曰楊偕字次公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金者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用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户失所之

深自晦默山堂肆考云歸田録歐陽修知頴州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後修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乃知茂叔宋史云周敦頤初為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泰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決事必以躬親又云周敦頤為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

吏隱山堂肆考云宋趙衆為四川龍州簽判作吏隱堂有詩曰滿目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含古意邨邨靜吏束文書日日閒

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

察其廉每事加禮而確測知其心術每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

簽判宜居臣上

又云劉穎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累遷通判潭州王佐為帥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

事有當爭

山堂肆考云宋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邪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勾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戒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百人公中之宗旦驚沮為貸其死罪而餘悉出之

撥煩剸劇

又曰宋張忠恕通判杭州能撥煩剸劇拳拳以體國為心

寛恤召和

宋史曰張洽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

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冊可考也天今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閱款狀於獄得減死從徒復白郡請蠲征税寛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寛税三日果大雨民甚悦

默禱必應

元史云許維禎字周卿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内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我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

白鶴神仙

獻徵録云明初俞允字嘉言華亭人也以禮部主事謫判長沙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既革以易簀待櫬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荅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盍往脩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或以問允允始

為言疇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死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允蓋儒而自託於仙者

民歌廉慎

又云宣德間戴浩為東昌通判兼徵租浚河之役九載秩滿民歌曰戴别駕公實為我儂廉慎忘躬能使年豐

吏治簡緩

又云譚讓改衢州通判政務尚嚴厲夜有書廨辟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吏治簡緩民愈稱順

持青袍而歎

又云嘉靖間劉容字汝大通判黄州單車赴任布袍蔬食不殊寒士風廉平之譽孚於上下黠吏悍卒相戒斂戢時景王柩回京中使僕從横甚兩臺以下凜凜唯懼獲譴容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其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無所擾撫臺徐君謂所屬曰吾儕嫉閹宦如仇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覩劉别駕良媿矣

通判三

增詩宋呂祖謙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曰騷人故悲秋九辯播三楚宋公舊題辟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遥遥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艤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枹鼓嶺南鏡面平論賞駢圭組臨分一杯酒不為離愁舉　楊廷秀送聶士友通判上

印入朝詩曰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
有筆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辟
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為
小緩雲閶翩翩來螺浦分風月開軒不與俗客談明月
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玉筍春風催綴班相門
有相君勉旃凌煙再寫進賢冠　周必大留別蘇仁仲
通判詩曰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
光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疎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

飜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怨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又送人通判洪州詩曰朝集分携五載前衡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黄梅夜雨天 一花發河橋政早成策勲恩擢佐藩臣雞翅豹尾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人 二南浦飛雲繞棟桴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散吏文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三已上通判 宋王安石送文學士倅邛州詩曰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

選為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問君行何為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為親榮區區誇一方　孔毅父送張倅詩曰清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為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楊廷秀送王恭父監丞倅同州詩曰澹墨掄魁正少年蓬山辟水得詩仙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

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風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明高啓送顧倅之錢塘詩曰之官即勝遊送別漫多愁草色荒宮燕槐陰遠驛騶湖通朝汲井潮動夜眠樓早向臨平過荷花已欲秋已上郡倅　宋王安石送龎僉判詩曰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迥出羣一相開藩嘗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楊廷秀贈尚長道僉判詩曰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

合于玉笋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燭花照別若為情日邊已辦除書看莫戀南樓秋月明已上僉判

唐杜甫贈田判官詩曰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霍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又送張判官詩曰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田腹中詩萬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濶園林客夢催令君拜旌戟凛凛近霜臺　李白送獨孤判官赴安

西幕詩曰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杜牧送斛斯判官詩曰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文星　明余詮送張德常之松江判官詩曰萬彙涵濡雨露中百年文物倏飄蓬鱸魚獨擅吳中美騕足寧如冀北空肝膽幾時酬楚國里閭從此變王風吳淞江水秋無底好與使君襟抱同　高啟送葉判官赴高唐（時使安南還）銅柱崖前使節過貢隨歸騎入京多

一言暫遣陪成瑨片語曽煩下趙佗曉拜賜衣辭絳闕秋催征櫂渡黄河政餘好賦登臨詠聞説州人最善歌

劉三吾與先復初判官詩曰左身痿痺耳仍聾近被刀傷更怯風亦有將軍憐杜甫豈無高弟念王通敝廬謾枉過朝使束帛終難起病翁欲涉湘江采蘅芷美人遥隔暮雲中已上判官

明吳子孝送陸别駕詩曰作吏本王畿蘆溝葉亂飛秋風吹易水寒雨灑征衣戍火鄰邊障原霜見獵圍陸機吟興好還喜簿書稀　盧柟雪夜

鄧州顧別駕送至丹江有詩見贈賦荅曰寂寂丹江夜色空風塵郡國歎飄蓬豈無佐吏同殷浩雅有中郎識顧雍雪霰微茫漁火外星河揺落戍樓東憐君尚策青絲騎却與山陰訪戴同　汪道昆送張虞部謫常州別駕還婺覲省詩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郎署早知名落日梁谿櫂平蕪穀水城秋風回首地淚灑逐臣纓 已上別駕

增制唐蘇頲授李守一別駕等制曰黄門皇三從兄前

洺州司馬守一等自登官序並穆政聲趙際燕陲漳濱淇上控河朔之風土盡山東之郡國宜膺別乘往佐專城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孫逖授蕭誠弘農別駕制曰敕其官早因才藝久踐榮班頃涉微瑕未爲深累佐郡之職冗員頗多既有名於省官俾稍遷於近服可守弘農郡別駕散官如故

增表宋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曰始竄嶺南人皆謂其必死及遷湖外恩巳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闗郡政仰

叨成命增激微衷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逾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祗知忠義以事君不顧禍患之及已屬權臣之擅朝肆己私而害政輙輸忠款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聖明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掊諫者之言勉為後來之戒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之紛紜擇湖湘之守倅俾從狂簡得佐郡符臣納忠獲

罪顧百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身死而不悔謹當夙夜
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增記宋蘇軾密州通判廳題名記曰始尚書郎趙君成
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
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
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
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
上而別又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勤於吏職

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聽事未有辟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言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

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周必大吉州通判廳記曰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屛設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得與聞藝祖創業之四年纔五代擾攘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偏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

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模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　又為筠州判官廳記曰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丞有旅丞者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為然

推官一

增舉笏擊蛇宋史云孔道輔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

屬咸往拜奠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莫不歎服

得僧冤 元史云汪澤民授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欲得師財且苦其棰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録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氏召工詢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得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留石刻 又曰申屠致遠為杭州總管府推官多所平反西僧楊璉真珈作浮圖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簡素伉直 獻徵録云明羅脩已字以敬為吉安府推官簡素伉直舉動如儒生每聽訟據案黙坐片言相詰莫不悦服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以為明而少斷久之多悔悟去亦不追其敦行教化如此

按縱獄 又明郭淮為永州推官明慎用刑多所平反東安邑有劇盜名一枝梅者刼人必畫梅而去示

人不測不敢捕也淮嚴捕禁獄乃他邑被劫又以一枝梅報聞淮亟索所禁者視之則三木囊頭如故也淮退而思曰是必獄卒得賄潛縱以分其貲且激人告發以惑問官計圖脫罪耳詰之果然　精誠格神　又云郭淮為永州時視冢祁陽山谷中有巨蛇即柳子厚所稱白質黑文者時出齧人居人惴恐淮乃為文祝神神明日巨蛇數頭無故斃山麓盖精誠格神也　不張騎從　又云給諫馬駿為淮安府推官多所平反荆杖示罰而民自服行部不盛張騎從老弱歡迎郡守華璉適並出見之因歎其平易近人為不可及

推官二

增詩宋洪咨夔送石士志推官赴調詩曰石友抱奇璞

揭來掾吾邦昂然凌霄姿呂鼎獨力扛入幕有此士諸人亮難雙決事風赴谷哦詩雨飜江一朝解綬去船鼓催逢逢明廷急才俊召驛難逾瀧早晚對北闕華鐘發鯨撞　明李東陽送蔣宗誼推官之金華詩曰北來南去幾星霜又見分符出帝鄉三入越山身更遠重遊京國夢難忘也知吏法兼詩老未必才名與命妨臺省祇今須俊傑看騎驄馬問豺狼　尹伸送黃霞潭推官還浙詩曰共欲謀歸去君能先我行始知官秩薄便是世

緣輕憶膾飛青翰覲霞到赤城同舟猶苦海田首定傷情

郡尉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

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就田令乃罷其役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别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增玉海曰天下郡國百有三置

都尉者九十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纔十有三而置都尉三十其餘郡國八十七置都尉止六十其不置者葢四十有三也　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皆不治民揚雄傳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會稽東部都尉燉煌玉門關候也　文獻通考曰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

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　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大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郡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矣

郡尉二

原設武備春秋元命苞云太尉主甲兵漢設武備注云今時郡尉準此義者也　羅奸非曻曜釋名曰曻羅也言以罪羅奸非　督盜賊續漢書云光武歷問功臣諸君不遭際會自度能何

為乎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充懸化石 荊州圖記云澧水南岸有白石立類人形首有充懸左尉與零陵論強因相傷害化為此石也

秣陵為神 搜神記云蔣子文自謂死後當為秣陵尉後至鍾山下賊擊傷遂死吳先主之初故吏見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曰我當為此地神願告百姓為立一祠當有瑞應也

造五色棒 曹瞞傳曰太祖作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

置四部尉 宋志云光武省都尉後往往置東南西北四部都尉

郡尉三

增主武職　典戎伍 漢官解詁云都尉郡各一人副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割之

任為一郡副將然但主其武職不與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　胡伯始邊郡都尉箴云巍巍上聖光被八垠刋惟八面胡不來賓蕩蕩率土來同并守撫其民人典其戎伍口才功成並施文武

備寇鹵　典盜賊　漢名臣翟方進奏云武帝北部都尉主兵馬備寇鹵為職而年七十拜起據地不勝任請免又云教渤海都尉當典盜賊為職視事三歲盜賊寖多不能統理官職請免

奏事稱意　不可治民　漢書云田叔字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史記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澹泊無為　正身潔己　東觀漢記云任延字長孫為會稽西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

驚及到澹泊無為惟先遺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乃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禄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謝承後漢書云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匈奴羌豪率感奐恩德上馬遺金悉以還之羌性貪而樂吏清前有八都尉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道不拾遺　盜不敢近　史記云義縱者河東人也為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　又云王溫舒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夸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優文召處士　笥餌得都尉　鍾離意别傳云西都尉南陽任延以優文召縣曰都

尉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令補吏檄到史掾以禮發遣者　後漢樊曄與光武少遊舊建武初徵為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拘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任舊臣得竭死自效矣

仁而愛士　**善於養衆**　冊府元龜云漢袁盎為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為致死　又云黃蓋為丹陽都尉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

疾呼突賊　**越界赴討**　又云程普為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捍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衆披靡策因隨出　又云陳表為右部都尉封都亭侯領新安都尉鄱陽民吳遽等為亂表便越界赴討遽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

恪掌軍糧　**光撫將士**　又云諸葛

恪為左輔都尉大帝令恪守節度掌軍糧非其好也又云張光為北地都尉趙王倫為關都督氐羌反太守張損戰没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會梁王肜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遂還長安

招誘東羌　化行彝貊又云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任南匈奴左奥鞬等寇美稷而東羌復舉種應之奐惟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出軍吏叩頭争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遂與奐和親共擊奥鞬等連戰破之又云鄭純為永昌郡西部都尉為政清潔化行彝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之為永嘉太守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五十五 督郵 功曹 録事參軍 司理附 諸曹參軍 五官掾 經學博士

中正 上計 孝廉 秀才 增知州

同知附 判官附 吏目附

督郵一

原杜氏通典曰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後漢歐陽歙為汝南太守汝南舊俗十月鄉會百里内縣皆齎牛酒宴飲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

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郅惲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造謝於天案延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臣惲敢再拜奉觥歙慚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歙曰實歙之罪也敬受觥惲免冠謝遂不宴而罷 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令逐之將致譏於天下太守乃止

唐以後

無

督郵二

原所舉應法 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太守奇其對 漢書

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徙署督郵

歎如良鷹

東觀漢記云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即中

太守奇其才

張璠漢記云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户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褚禧稱史

陳留耆舊傳云褚禧㷡部督郵書史與太守以下俱稱史

成嚴霜

之誅 漢書云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按師古云渠讀曰詎詎豈也又云卬讀曰仰仰頭而對也

郡縣斂手 干寶搜神記云諒輔新都人為郡督郵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焉

御史貸罪 東觀漢記云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理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為耳目 謝承後漢書云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缺更選功曹吏徐蒙曰無可為者唯功曹耳崇遂署蒙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

目也

為視聽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會稽中部督郵亭長受民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調還府不考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到對曰督郵受任中部當奉繩千里為視聽云云

政舉大綱 又云意為會稽督郵對太守曰夫千里立政但當舉大綱大綱若舉百目自張矣

明政化之本 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仕郡為督郵縣亭長有受雞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鍾離不冠 鍾離意別傳云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入家至賜醫藥也

文公不受一飡 謝承後漢書云聞人統字文公昔為郡督郵家貧無馬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麕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飡之饋

馬融無留事 馬融長笛賦序云融既博

覽典雅精覈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

孟博贓直六十 汝南先賢傳云范滂被詰受贓滂曰為北部督郵有記囊若為贓直六十耳

號曰軺車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陳頵獲隱匿 王隱晉書曰陳頵為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功曹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滂外甥李頌為鄉曲所棄中官以頌請資滂以非其人不召資遷怒捶書佐佐曰寧受笞死滂不可違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所用謂之范黨　又許劭字子將為郡

功曹子將正執機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墜於淵

歷代皆同晉山濤年四十始為郡功曹後位至司徒　又劉毅守仲雄陽平太守杜恕逼舉為功曹月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決録曰孫晨為功曹十月有菜一束暮卧其中

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園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宋以後無

功曹二

原為主吏 漢書云蕭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孟康注云主吏則功曹是也 **作朝右** 又東晳謝功曹牋云忝私前旨竊作朝右云云

好人倫 **尚仁義** 蜀志云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 汝南先賢傳云王咸為汝南郡功曹政尚仁義

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 東觀漢記云趙勤為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 高士傳云法真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

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臧榮緒晉書曰吳逵合門大小一十三人七傭倩三年內成七墓十三棺太守張崇之嘉其節操召為功曹顯以三牒之命焉雁之禮　華陽國志曰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竟入獄咸乃釋之

陳蕃設榻　欒巴入辟

後漢書載徐穉傳云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神仙傳云欒巴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成也

臧洪奇士　任旭真人

魏志云臧洪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

政教恩威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内奇士也邈因見洪與語大異之　晉書云任旭臨海人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俱營送秀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

陳禪舉善　薛勤拔賢　後漢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内所畏　汝南先賢傳云云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李壽薦異行　許劭進賢才　李壽詳謝承後漢書許劭詳汝南先賢傳

周章絶馬鞅　鮑永拔佩刀　後漢書云周章初仕郡功曹時竇憲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欲謁之章曰今日

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倖免　又曰鮑永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　永由是知名

鍾皓之薦陳寔任以代己　吳璨之選謝譚舉乃得人漢鍾皓潁川人為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辭太守薦陳寔為功曹　吳志云吳璨為會稽守舉謝譚為功曹

苟非三語之才　則忝六聯之首詳白氏六帖

衆吏之師　不撓之節論衡云變復之象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功曹衆吏之師虎諸獸之雄　會稽典録云魏朗從太守行春寢於閤外慼時志激中夜長嘆府君朝問昨

歎息者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輒功曹佐正旦與掾吏上朝時功曹吏顧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翕不敬勑卒撤去翕恚而不聽以手毆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當職割斷　改操飭行

汝南先賢傳云王渙字稚子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對曰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帝大悅渙由此顯名　後漢許劭字子將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里

才識簡覈　清濁異流

後漢王常為汝南太守教云憲章朝右簡覈人才委功曹陳蕃云云詳錄事叅軍　汝南先賢傳云范滂為郡功曹詳見後

編署

黄堂　圖形明堂　謝承後漢書云郭丹字少卿太守杜詩薦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書編署黄堂以為後法　邵氏家傳邵疇為會稽功曹詔郡縣圖形明堂

馮勤高能　岑晊高才　後漢馮勤初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袁山松後漢書曰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為功曹

幼陵公正　子陵清正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郡功曹云云　三輔決録第五頡字子陵清正為郡功曹

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華茂為功曹衣不周身　謝承後漢書周穆為功曹云云

不義掃迹　姦吏引去　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

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　魏志云袁渙好清静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　府君貴其名　太守善用士　會稽典録魏徴仕郡為功曹府君貴其名　後漢書云成瑨為南陽太守善用士

孫紹廓廟才　庚衮非常士　吳録云孫紹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才後為相　晉書云庚衮元康末潁川太守徴為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遂𨔼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衮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體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陳矯深相敬友　虞翻待以交友　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深相敬

友云云　吳志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昨日功曹今為郡將　善則稱君惡則稱己

魏畧張時河東人為京兆太守杜畿功曹畿遷河東太守揖時曰昨為功曹今為郡將也　陳寔別傳云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衆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己也聞者咸歎息

錄事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錄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

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後漢王堂字敬伯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内稱理　又王允字子師仕郡為主簿晉陶侃丘法祖等並為之隋初以録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録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録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糺彈部内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録事異禮尊其任也

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州有録事參軍然

不盡置也諸府為司録諸州為録事乾興元年丁度申請諸州始各置録事叅軍慶歷二年河東河西陜西諸州權令京官知録事叅軍熙寜三年詔繁難去處録事叅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書省言州建六曹叅軍叅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襲録事叅軍欲改為司録奉旨改為掾建炎初復舊名録事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中請依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元明制詳總載

録事參軍二

原徒勞　能任白帖云梁竦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又前趙録云劉聰字元明年十四究通經史時有太守郭頤辟為郡主簿吏歌曰我有賢后能任元明政理人殷　舉王渙　轉君章益都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為主簿　羅含傳云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為湘中之琳瑯自江夏從事轉主簿　千里之姿　一府之望三輔決録云韋康字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里駒也　世説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為一府之望　排閤入諫　踰城告急謝承後漢書云朱震仕為郡主簿時戶曹史表叔穉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閤罰之衆皆悚懼震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乃故御史珍之孫何為苛罰

脫有奄忽如何遂襆之　魏志龎淯傳云太守徐揖請淯為主簿郡人黄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易雄對賊　尹方變名

晉中興書曰易雄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並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是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又黄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

椓口出齒　叩頭流血

東觀漢記云須誦為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　廣陵列士傳云劉雋為郡主簿郡將為賊所得雋乃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號呼抱持不置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拔

歛厲聲　舉觴辭墓

陳留耆舊傳云戴斌為郡主簿送故将喪歸鄉蠡吾里人拒之斌拔歛厲聲曰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納之謝承後漢書云公孫瓚為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被逮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邙山泣辭毋墓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太守遣事當送日南日南多瘴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既行於道得赦瓚乃還

增與好官　活平民

唐書云韋宙以廕調河南府司録叅軍宣宗讀元和實録見韋丹政事卓然謂宰相曰丹有子否因以宙對帝曰可與好官

宋史曰邵華擢進士第還蓬州録事叅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為刼盜悉置於死獄已具華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導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後獲正盜導豐等

遂得釋全生削籍為民華代還太宗謂曰爾能活我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

留綱米 撤相門

宋史曰洪皓宣和間為秀州司録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廪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湼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偏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　元史胡長孺字汲仲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移建昌教授適録事缺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焰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

屬官得益友 同僚有詩人

宋史曰孫甫字之翰舉進士及第還知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司録凡吏治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嘗曰吾辟屬官得益友焉　合璧事類曰張乖崖在蜀有録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

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别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乖崖驚謝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薦之

殿最升降　諏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戴叔倫言縣令録事參軍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宋葉顒調建州録事參軍建俗狠而喜訟積年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顒原情諏律必得平亭旁郡民聞之有訴於漕臺者輙請屬葉掾用薦改宣教郎

原劉祐買書具　包咸責緣樓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仕郡為主簿郡守子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闔郡稱美　吳録云包咸字子良為吳郡主簿太守黄君行春咸留守其郡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在朝正色

續漢書云王元仕郡為主簿在朝正色舉善不避仇怨退惡不避親戚

以死贖命

後漢

書周嘉傳云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呼賊曰卿曹皆民隷也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僚屬皆愧 晉中興書云陶侃為郡主簿太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紀綱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當比母安有親病而難迎醫者乃請行僚屬皆愧之

稱韋主簿 三輔決録云韋元將少為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雖年少有老成之風

趙偉甚器之 武陵先賢傳潘景為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

黄讜甚奇之 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為吳郡主簿太守黄讜甚奇之

伯師教令無愆 風俗通云韓稜字伯師為郡主簿太守葛興患風恍惚稜常扶教令無愆

成子聞雀而笑 桂陽先賢

贊云成子郴中人能達鳥聲為郡主簿與衆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遣視信然

羸服齋金賂主章吏 謝承後漢書朱儁傳云儁為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晉中興書潯陽陶録云侃為郡主簿時州遣從事按太守張夔侃謂從事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也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增

記名中書 宋史云胡則字子正以進士起家再調憲州録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為一月耶湘懼無以給遂遣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奏對稱旨太宗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字中書

近上曹官 合璧事類曰政和中尚書省言録事

參軍近
上曹官

意與天通

唐書云杜景佺以殿中侍御史出
為益州録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尚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之曰公雖為司馬尚未受命何亟亟於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可辨乃即欲攪亂一府因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荆州司馬吏歌之曰録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

事以幹治

事文類聚云韓愈銘張
籍署曰君為司録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揖起趨去無敢閒話京兆事以幹治

要地建州

宋史云張叔
夜字稚仲少喜言兵以廕為蘭州録事參軍州本漢金城地最極邊恃河為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乎五路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馬故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晝攻取之術乃建為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

軍

中不屈　金史云雷淵字希賢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改授東平録事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恃外敵自行臺以下皆撫摩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目之

條刺史失　事文類聚云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録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琳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

糾不法事　唐書云闞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録事一日糾不法數十事刺史以為才

以情求獄　事文類聚云接攻媿集黄嘗字文叔為興元府録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寃死伸無告終仕不訊一囚

以文為贄　宋史云朱昂字舉之宋初為衡州録事參軍嘗讀陶淵明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時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贄昉深所嗟賞

彈筝意適　合璧事類云晉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元閤下元聞其善彈筝呼之既至取

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甚適以此大竒之

枳棘非鸞鳳所棲 白帖云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元頓悔過卒為孝子考城令王涣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毋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涣起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所託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閒人不當佐邑 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閒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戸曹叅軍

看儒書不如詣主簿 事文類聚云晉習鑿齒為桓温主簿時語曰從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西凉簿 山堂肆考云謝艾以書生善用兵為西凉主簿東坡詩曰聖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能令喜怒 白帖云王珣為桓温

主簿郗超為參軍時人為之謡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繆彤才幹事詳通典

原糾職周禮 糾司 典簿書 掌符印 糾繩大郡

管轄外臺 提舉列曹 糾察羣吏 一郡綱紀

六曹表則 列股肱之郡 居管轄之司 陳寵之用

王渙可謂得人 郭顒之選元明厥有成績 增禮崇

孫石晉用孫楚參石苞軍事詳本傳 賢重楊陳漢楊彪重主簿韋康成益州太守陳寵

舉王渙為主簿 乂安則公府之屬吏 用武則軍帥之謀主

録事參軍三

增詩唐杜甫送韋諷閬州録事詩曰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又送韋詩曰聞説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别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胡致隆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詩曰蕭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録事清新子建尚叅軍　明袁凱郭外寄王録事詩曰白鷗黄鳥動春聲緑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土只消江

上過清明深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有情寄語東門王録事底須辛苦過平生　林鴻與陳八叅軍夜飲話舊詩曰鄉園别後隔烽煙此夕論交意惘然雁引歸心離海國杯銜好月醉霞天謀生自愧青雲後話舊乡驚白髮前明日預愁分手處憑君慷慨看龍泉

增記唐李華河南府叅軍壁記曰文與武邦之大司叅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闗其暴䓗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叅軍有焉漢車騎將

軍張温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叅軍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為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楊州晉文王命孫楚叅苞軍事實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帥之謀主天下乂安則公府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叅軍為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

沈亞之河中府叅軍廳記曰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叅軍焉蓋欲以清人賢胄之

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雄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　符載江州録事參軍廳壁記曰録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録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為録事參軍其

於勾稽失糾僁繆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循名考實豈容易哉

諸曹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唐亦掌倉廩庖廚財物廛市之事　司戶參軍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後漢陸績李郃皆仕郡為戶曹史郃官至司空北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

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戸曹一員通判六曹宋沿唐制州置司戸叅軍掌戸籍賦税倉庫交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 原司兵叅軍漢司隷屬官有兵曹從事史盖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防烽候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 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 司法叅軍杜氏通典曰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歴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謂法曹或謂墨曹 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囚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囚家詣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置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收燕燕死燕有五子皆刺史太守 又王昌亦為郡決曹史 又郭弘為頴川郡決曹掾治獄三十年用法平正郡内比之東海于公 隋以後與功曹同 隋陳孝意為東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囚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 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宋諸州置司法參軍掌議法斷刑品同司户紹興三年權行減罷後復舊 宋又置司理參軍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

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　司寇叅軍以進士及選人為之後改為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令上州從八品中下從九品　原司士叅軍杜氏通典曰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廨宇之事　叅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叅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溫叅軍荀彧叅丞相軍事孫楚叅石苞軍事是也　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中軍羊祜置叅軍二人大尉楊濬置叅軍六人歴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叅軍掌直侍督守

無常職有事則出使 行叅軍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掌使命歷代皆有 唐惟王府有餘則無

諸曹叅軍二

原坐曹 趨府 白帖云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日至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曹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扶慚之 古詩曰冉冉府中趨 為師友 善丹青 白帖云嚴詡為潁川守政尚清簡嘗謂掾吏為師友 又晉顧凱之善於丹青與殷仲堪皆為叅軍 作蠻語 世說云郝隆為南蠻叅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娵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叅軍那得不蠻語也 六曹 白帖云功曹倉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

六司 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 田曹 溫嶠字太真上疏請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制之 理曹 魏置理曹掾法曹也 增補學士 擢臺郎 唐書云太宗為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以司勲郎中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共十八人薛收卒乃召東虞州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閣下 又云高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為中臺郎韋知人自荊府兵曹遷司庫員外 河東三絕 斗南一人 山堂肆考云唐徐彥伯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善屬辭時稱河東三絕 又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語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歎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卒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戒犯參軍

杖

力爭三尺法　唐書云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君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山堂肆考云宋李承之字奉世宰相迪弟之子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

定悍軍服黠盜　宋史云蕭振字德起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婺州兵曹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邪可急釋械當為汝言衆拜謝而去　又張洽少穎異從朱熹學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意懇切訟者感悟賊聞之自服

坐肆不屈 下堂而迎 唐書云路隋舉明經授潤州參軍李錡欲因之使知肆事隋怡然坐肆不爲屈韋夏卿高其節 宋史云晁詠之守以道以廕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時蘇軾守揚州兄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見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

納告身 委手版 宋史云楊簡爲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令鞫平日簡曰吏過詎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 事文類聚云周敦頤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彼人媚人吾不為也遂悟因得免

徐謂道周　據受庭參

宋史云裴莊字端己歷官高陵主簿本府召權司理轉運使雷德驤以威望自任嘗廵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視事本局徐謂道周德驤稱其有守徙權忻州錄事參軍　又雷德驤與趙普不合黜為商州司戶參軍刺史知德驤舊為省郎以客禮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旨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

執笏簾外　唱吟自如　單車赴官　公退讀易

唐書云宋之悉之問弟也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宋史云李孟博字文授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以屬吏禮待之

論事切直外補

唐書云許景先神龍初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　又裴度初為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為河南參軍

不見

卿久 唐書云韓思彦為李義府所譖出為山陽丞至官閲月自免去放曠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高宗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彦泣陳所以帝謂宰相此亦大屈復召為御史

恨知之晚 宋史云李之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才之晚

斷獄平 唐書云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也

政異等 又云闕播出為河南兵曹參軍數試屬縣政皆異等

不欺所學 宋史云劉宰調真州司法參軍詔仕者禁偽學不讀周敦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宰弗與

辨處疑獄 唐書云杜佑以廕補濟南參軍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

子侍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為司法參軍

徐辨枉獄

宋史云姚仲孫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捕繫獄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卒無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

下吏不敢陷上

又云司馬朴字文季少育於外祖范純仁家以純仁遺恩為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惟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

議獄求合人情

又賈易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惟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稱平

鬻薪自給

合辟事類云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

不能詘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

受紙百番 又云唐杜暹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吏歎曰昔清吏受一錢此何異哉

子才無施不可 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爕若其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也其放誕少檢故贈以帶欲其守約束也若子才無施不可馬用贈

參軍詎可數出 宋史云鄭僅字彥能第進士為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為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

守教以誠 又云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曰無之守禮乃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

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予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然

為時革獎又蕭振為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為時革獎景衡然之

參軍劾宰相宋史云葉義問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

聲望減於治郡又云龐籍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

言論獨不詭隨又云汪綱以祖任入官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

稚圭今之管蕭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長史李勣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

參軍如作措大合璧事類云蜀王宗銖謫授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

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已銖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拂衣而遊**山堂肆考云王勃年未冠有名調補虢州參軍勃自負大才恥居小官遂拂衣而遊天下**跌蕩自放**宋史云孫沔字元規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宕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崖州讖**唐書云韋執誼自幼不喜人言嶺南事為郎目不欲覩嶺南圖後為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蒸羊迎**宋史云寇準貶雷州司戶參軍未幾丁謂亦貶崖州司戶道出雷州準乃以蒸羊迎之**原郡掾　府察　冗員　散職　官推府掾　署列州司　名列府僚　職參軍事　增誤入人者批歷**宋祥符五年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徒已上罪者令批歷依例守選**不勝任者易官**

雍熙二年詔曰司理參軍有不勝任者州郡長吏於判司薄尉中兩易之

五官掾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 **為郡股肱** 搜神記諒輔字漢儒為郡五官掾郡枯旱太守祈禱三日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陽順承天意令天地不格至日中不雨請以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若日中不雨當自焚至日中雨大作

抱書投火 謝承後漢書王咸為汝南五官掾太守郭公有罪當懲怖欲自殺咸抱書自投火中而死太守得解其罪

以金悉還 應瑒集云汝南郡召陵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有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卒申以金銀悉還之人貴其節行云

闕敞還錢 汝南

先賢傳平與闞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以錢三十萬寄掾常後卒其孫長敞盡還之詳錢

王申買金　抱朴子云汝南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盜割官錢容寄申太守暴亡申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列於先賢畫像抱朴子以為不宜

陳公思歸罪司敗　風俗通陳公思為五官掾手殺王昭為其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為斌報讐太守胡伯始謂公思非罪人也乃原之

陳子游斷舌無辭　謝承後漢書陳堪仕郡為五官掾府君被徵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

黃香貧無奴僕　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為五官掾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博學經典究精道術

張輔心懷虎狼　漢書張輔為安定五官掾懷虎狼之心

經學博士一

原杜氏通典曰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崇為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闕隋潘徽為州博士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助教學生各有差增文獻通考曰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兖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兖本州講從之餘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

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歷四年詔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内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然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府學官共五

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多有教官矣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願授教授者聽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躐師席非是詔內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又有薦舉學官法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續通考曰遼南面黄龍府學官曰博士曰助教興中府學設官同縣亦設博士助教金諸府並設教授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又各處書院置山長一人明會典曰

府學置教授訓導州學置學正訓導縣學置教諭訓導其訓導多寡無定員

經學博士二

增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又曰蓋寛饒字次公明經為郡文學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　又曰梅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涑水紀聞曰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

學公常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言行録曰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弟子以千計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又曰陳公輔職教吳中朱勔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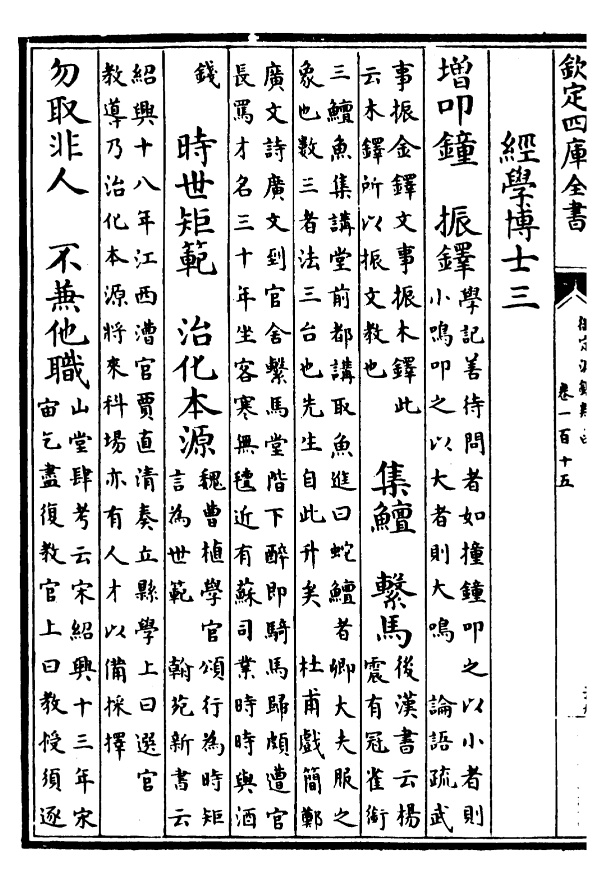
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 淵源録曰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説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代者為龜山楊公時具朝饍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杯棜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昃云暮也 宋史曰廖德明字子晦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元史曰張須立字達善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

柢遠近翕然尊為碩師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顔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又曰黄澤字楚望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又為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甚衆嘗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又曰戴表元字帥初元豐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信州再調教授婺州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　又曰周仁榮字本心署美化書

院山長美化在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變　名山藏曰陳璉東莞人洪武初為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敬甚加敬禮　又曰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吳勤為第一特除武昌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

又曰楊文貞士奇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士奇常有所規正　吾學編曰年富永樂中為山東德平訓導乞脩定先師廟

配享從祀封爵禮儀　又曰胡儼字若思以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講說經史寒暑不廢　又曰曹鼐寧晉人練達國契才量出人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宣德八年進士第一　又曰魏文靖公驥為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士諸生讀書學宮或時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經學博士三

增叩鐘　振鐸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論語疏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所以振文教也

集鱣　繫馬　後漢書云楊震有冠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杜甫戲簡鄭廣文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時世矩範　治化本源　魏曹植學官頌行為時矩言為世範　翰苑新書云紹興十八年江西漕官賈直清奏立縣學上曰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將來科場亦有人才以備採擇

勿取非人　不兼他職　山堂肆考云宋紹興十三年宋宙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

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　又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行鄉飲禮

言行錄節孝徐先生積為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閣卷鄉老皆使與飲　山堂肆考云宋林勳為廣州教授

獻政本書

建炎中獻政本書十三篇朱熹甚愛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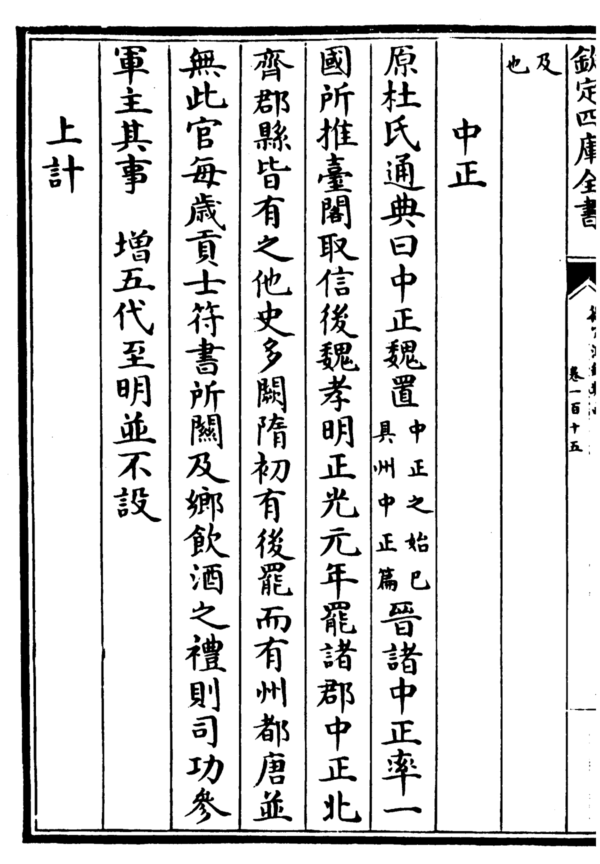
位簽判上

宋史云崇寧四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簽判上　楊時撰曾肇行狀邵亢守鄭請肇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踵門授經無虛席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延和殿賜對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膺校書除

先棟梁後辭藝

王安石送胡瑗教授詩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拾桷與榱　朱子蘄州教授廳記李君思宗為蘄州學官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先使之知所以明善脩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辭藝之習則後焉不之



及也

中正

原杜氏通典曰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具州中正篇）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闕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增五代至明並不設

上計

原郡國上計

諸侯朝使 漢書云張蒼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應劭注曰列侯典校郡國簿書也 闕騆十三州記云上計古之諸侯之奏使也漢因之號曰計偕

樊顯陳張堪之行 東觀漢記云計吏掾嘗見召至蜀計掾樊顯上問太守誰最能者顯曰張堪仁恵清廉無與為比上以顯陳堪行有効即除為漁陽令

應奉記胡奴之名 謝承後漢書云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少為許訓計掾俱到京師許自發鄉里在路所經頓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目所更見訓皆容疏姓名還郡出疏示奉奉省讀之云前食頴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禄以飲漿來何不在疏舉坐皆驚

大聲上答 漢書云哀帝元壽二年郡國計竟發遣司徒出迎親問百姓疾苦所計掾吏各一人

音聲大者上荅及讀五條詔書

應機答問

闞駰十三州記云計偕次第歲入貢於天子郡國豊瑞山川草木萬物有無不得隱飾云云

竇元絕衆

三輔決録云竇叔高名元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元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

王璞絕常

東晳集云郡吏王璞初入朝惟冀聖鑒風采知其絕常耳其可使當戸牖之對意三公氣萬乘也

高孔父勵操

文士傳曰高岱字孔父少勵高操年二十七郡將盛憲辟以為上計岱辭不行憲曰卿懷書千卷隱光藏輝擇君而仕太守今日屈行誠不展志然鳳凰舒翼龍虎躬步必不得已君其勉之岱遂行至京稱病去

皇甫嵩直諒

晉書云皇甫嵩與賈逵同歲舉計至丞相府曹公惟留嵩與語良久便辭之嵩知己直諒不能隨時乃乘單車入蜀

子山為哀牢傳

論衡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

作上孝明奇之
徵在蘭臺也

元道對板楯反 華陽國志云程已字元道南鄭人光化元年為郡計吏至都會板楯反天子患之策問計吏考以方畧元道對曰板楯本忠勇立功先漢之義民也由不蒙撫恤以致反亂重兵臨之無不平然不如選賢能太守服以威德彼自定矣

鄭元為掾彭璆為吏 邴原別傳云原為郡所召置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即以鄭元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

劉劭對日蝕荀彧善其言 魏志云劉劭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言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慎禆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孝廉

原歲貢　鄉舉　風俗通云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與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㳂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止相追隨蓬轂坟柏何若耀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殁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泊堅即日辭行祈與黄叔度郅伯嚮盛孔叔叔留隨輀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其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陳羣同歲論云初選孝廉鄉舉里選郡各一人後積增益乃至六人

張詹七世　胡廣第一　盛弘之荊州記云魏太和

時有縣人張詹七世舉孝廉詳上

嚴羽齎函　黃穆投板　益部耆舊傳云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羽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齎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　汝南先賢傳云黃穆字子敬安成人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判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於內出則卧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丁邯高節正直　張馮言約旨遠　東觀漢記云丁邯高節正直不撓舉為孝廉　鄭才云張馮舉孝廉諸同舉者咸哂之張于末坐言約而旨遠人皆服焉

興孝廉紹聖緒　應劭漢書注云元朔元年詔曰詔執事興孝廉成風俗紹聖緒云云

舉孝廉化風俗　又元朔元年詔曰舉孝廉以化風俗

合素帛　傅子云漢武令郡國舉孝廉末

世合素帛乃有釋親而恤同歲云同登之歲記於素帛垂之後胄取此義

耆儒甲科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古之貢士耆儒甲科

先試牋奏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牋奏

各詣御史漢舊儀云武帝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詣御史

袁安為賢錄異傳云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

所居不過孝廉典畧云劉陶世祖十八年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

姜詩大孝華陽國志云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除江陽符長所居鄉皆為之立祠

鍾離意為天下第一鍾離意別傳云意舉孝廉有詔試歌為天下第一

孝廉限年恐失賢才崔氏家傳崔瑗

上疏曰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口五十萬舉二人 又和帝詔曰大郡五十萬舉孝廉二人

絕榮乃舉孝廉 李郃別傳云郃南鄭人太常豐欲遺吏通厚賓憲郃若諫之及竇氏敗時盡收交通者豐於是奇郃能絕榮乃舉孝廉

周磐養母不充解帶就舉 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封觀以兄不顯稱疾不赴 續漢書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不顯恥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兄得舉觀乃就錄上郡也

董昆為天下之最 會稽先賢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清約守貧井日而炊茹菜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為天下之最經史德行稱第一也

何假大志 何假少時有大志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威儀舉

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和帝善之

李固不就　李固别傳云固隱狼澤山以三經教授漢中太守遣五官丞就舉孝廉不就

董政還板　南海先賢傳云董政守伯和南海人有令姿太守舉為孝廉政負笈單步入口陵山遣家屬詣府上舉板也

古之貢士　荀爽讓孝廉記云伏惟孝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愚則虧政與以虧暗何當茲選

黄憲為高　汝南先賢傳云黄憲舉孝廉無就意人以為高

國之俊選　邴原别傳云孔融謂原曰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

無裝帛　孔融同歲論云孝廉無裝帛

試之以事　王朗論考試孝廉云臣聞試可乃已謂試之以事非試之以誦也

經能博學　唐廉

孝廉經能博學行不犯經可謂孝廉

孝德拜受杜真奏事云令諸國舉孝廉即古之貢士也三年孝德道藝之士於王再拜受之

經通應舉應璩詩云京師何繽紛車馬相奔起借問乃爾為將欲要其仕孝廉務經通誰堪應此舉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後漢書云左雄為尚書令還僕射奏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

戶十萬舉一人魏志云黄初二年初令郡國戶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曄若春花并發馥若秋蘭俱茂傅子云間歲察舉孝廉而上云云

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又云孝廉皆是九州百郡士風異俗

殊所向不同云云

秀才一

原進賢 舉秀白虎通云諸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觀善也天子聘取者求賢之義也 晉品令云舉秀才明經傳者入學宫

四科 五策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中興甲寅詔書曰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四曰剛毅多畧此之謂四科 晉品令云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一策不通則不得選

試之射宫 會樂賢堂禮記射義篇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射宫 晉中興書咸和六年會秀才於樂賢堂

雷義讓陳重 嚴象舉孫權謝承後漢書云雷義

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徉狂被髮走不應命

吳志云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為秀才崇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

陸機策紀瞻　王濟嘲華譚

晉書云紀瞻秀才至洛陽尚書郎陸機策之　又華譚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素為東土所推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君吳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荊藍之下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上士貢名

應劭漢官儀云孝武元封四年詔曰上士貢名茂才者是也

庸才貢身

白虎通云庸才貢其身盛德貢其名

三年一貢

又云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

七年不遷

黄泰交州記云吳列舉茂才七年不遷列有老母年九十以上上書自乞減品養親

茂

才何以為 潛夫論云孝明帝命刺史舉茂才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耶對曰是帝乃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禽茂才何以為也

秀才不知書 抱朴子云桓靈時輕貢舉故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別居

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 吳志云劉繇字正禮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云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按公山繇兄名岱也

一州之俊 晉品令云舉秀才皆行義典為一州之俊

海內注目 晉中興書云王胡翦冠本州舉秀才名顯當時海內注目

恥以街曜取邊 又云中興初以邊寇未靖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州茂才皆憚不往楊儉猶慷慨恥以街曜取邊終身不仕罷歸田里

增負恃才地忽略

世人

隋史曰崔鑒字岐叔清河武城人祖父仕魏齊俱位尊顯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毋得入此室在齊舉秀才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鑒李若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歷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鑒門第為子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鑒鑒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鑒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鑒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道冠鷹揚聲髙鳳舉

又云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七歲好學經史百家無不畢覽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有道冠鷹揚聲髙鳳舉云云貞至王以賓禮待之朝夕遣問安否又索文集貞啟進所著

三十三卷賜良馬八匹後上江都賦又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辭歸

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又云杜正元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世以文學相授正元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元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更令擬諸雜文無不立就而詞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

明初嘗舉秀才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又太祖實録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太守童權為揚州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於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户部尚書

秀才二

增詩明高啟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詩曰江上停舟問客踪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手暮雨南陵水寺鐘　虞堪次韻張田秀才見寄詩曰樹杪青蟲晴颺絲春城風物似年時貧餘許邁餐金法閒有陶潛飲酒詩芳草青青連野澗征鴻歷歷度江遲長洲故苑煙花外千里懷人入夢思　周砥贈葉秀才詩曰日暮登高臺浮雲結遠陰樹木何蒙蘢野雀噪繁林驅車涉關塞

岐路鬱且深借問子何之故鄉阻崎嶔昌不暫栖息蓬藋非所任隱憫胡不發威遲既前臨脆管促飛觴鶗鴂奮逸音仗劒從此别秋風滿懷襟寡立步非窘薄遊志不沉策馬欲俱去我無當世心　林鴻送殷秀才之武功詩曰送君遠於役觀省入西秦五月臺江水孤舟去國人蒼山低戍壘野日暗行塵無限同遊意分携淚滿巾　王燧秋夜懷沈秀才詩曰螢棲裛葦寒月斂踈蘺暝䴏懐悄無歡卧背風燈影露冷葉聲翻更深人語定

欲彈孤桐琴惆悵誰能聽　陳源清答文徵明秀才詩曰每從白馬望吳門天塹長江隔夢魂縞帶交情惟汝在練裙書法好誰論支郡鶴去雲千片茂苑花飛水一村何日黄金祠賈島玉蘭花下酹清尊　寄王履約秀才詩曰四海茫茫有隱憂儒官頭白久淹留漫言當路輕馮衍却歎旁人笑馬周水漲石湖青雀舫花殘姑浦白蘋洲相思静倚青𦈸冷強飲空庭夕漏秋　送周秀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

夜開尊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盧枏送崔秀才南還詩曰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薊門樹驊騮銜轡不肯行一鶴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髙歌青尊酒盡紅顔酡五更鼓角星平野看汝騎駟淩天河

知州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至元二十年更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為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為中州

不及三萬户者為下州於是升縣為州者四十有四縣户雖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達嚕噶齊州尹中下州達嚕噶齊知州各設同知判官兼捕盜之事叅佐官上州提控案牘各一人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人下州吏目一人或二人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置知州同知判官等員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者裁同知判官或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　知州掌教養州民之事凡諸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歲計上

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廵捕判官督糧官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典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諸所屬衙門如府者職亦如之

知州二

增拒私役　絶追呼

獻徵録曰明朱光霽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乃其常俗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霽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急霽呼吏出獄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霽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

王汝績知絳州先時事未集者督以豪滑吏卒民茹其毒汝績凡有徵集不遣人至鄉第出片紙付里甲與

民為期約民歡趨其期無敢緩者里閈晏然無追呼之擾

讞淹繫 **除奸豪** 金史云金黄久約擢進士第遷磁州刺史磁並山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富録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斃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於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 元史云元林興祖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友文奸黠悍鷙因偽造至富乃分遣惡少四十五人為吏於有司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寃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并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置之法民害既去政聲赫然

疏減宮女 **息訟譙門** 獻徵録云成化間李

愚知晉州値歲凶愚賑卹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以為大水陰盛也於是上䟽請稽察宮女量為節減則天變可回水旱自弭帝震怒械繫京師頃之上感悟詔釋愚還職出宮女五百人　又云泰和始為州明太祖平江西以顧光遠知泰和州前州守以民好訟告之光遠憮然曰民有寃抑守弗為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乃自書牓聨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令凡訟者居譏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

罷弓手　按神符　金史云金胡厲舉進士第一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十人歲取民錢為僱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至擾民厲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為備厲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為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　元史云元虞槃集弟也延祐五年第進士授湘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稱降

神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明日又曰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棰者槃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内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

拒賊同知靖難吏目

元史云元至順間歸暘為潁州同知鄧奸蟒強人不敢以少年易之至元五年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左丞刼廉訪使署用官屬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已而賊敗暘由是知名 獻徵錄云鄭華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携其家託其友馳

還州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力疾戰不屈死之

廉能稱最

元史云元初臧夢解授海寧知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户計者新增七百有奇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有奇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奏之

譚經術

獻徵録曰施雨謫濮州州同州事悉歸長吏日進校士譚經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丁酉山東當試士廵撫檄與試事所甄拔盡齊魯材隽

理供饋

又云世宗幸承天道東昌濮州長吏郊迎留雨視事供饋旁午料理悉當閣校需索堅拒不為動民德之東兗間語曰施濮州逡巡若書生今遇事强幹乃爾耶

聞寡過言

金史云金毛碩改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

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此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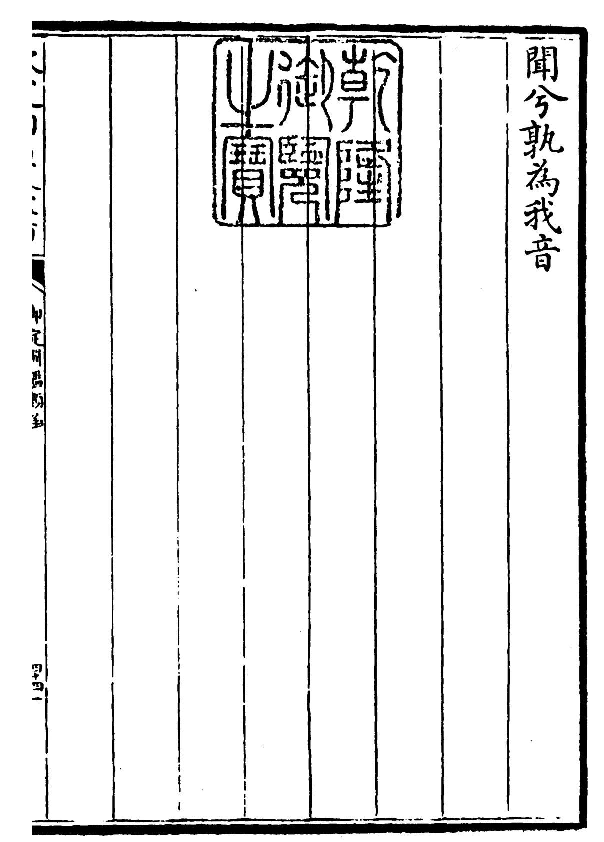
得於眉睫間 又云金天會間趙元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横道官吏環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

請以身充役 獻徵録云洪武初盧熙以薦授睢州同知適御史銜命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常隷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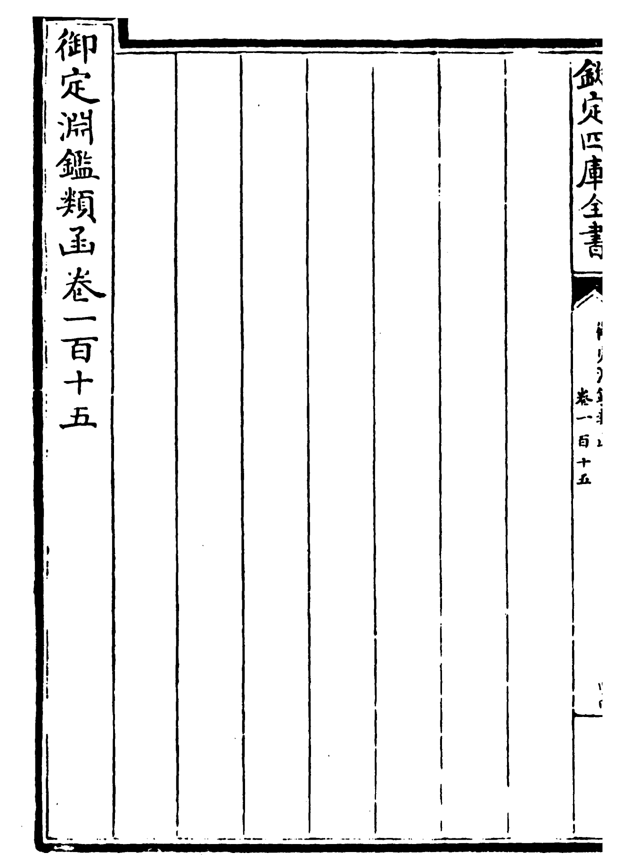
知州三

增詩明吳寛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詩曰歲暮移家赴

遠州南行誰復為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
勝遊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
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王鏊送髙良新知歸州詩曰
江上青山識秭歸江邊弔古駐岩騑夢中馬耳先曾到
行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雨霏霏
使人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劉璟為唐伯讓
知州作横雲山居詩曰山蒼蒼兮欲雨雲横霞兮歸汝
有龍兮不霖使雲横兮愁我心絃枯桐兮我琴鳴烏不



聞兮孰為我音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